

小说

我和苟昆的故事

■杜华

苟家在我们村遭欺负，倒不是因为姓氏特别，而是他家的“地主”成分。他家的二儿子和我同龄，叫苟昆。这本是一个极为平常普通的姓名，可演义出来的故事却影响了他的前半生，为此，我俩几乎成了仇人。

小时候，我是孩子王，村里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二十几个孩子都归我“领导”，而“地主羔子”苟昆，自然是我们寻开心的最好目标。

有一次玩耍，我在柳树上折下一根柳条，就喊苟昆：“狗崽子，赶紧过来。”

苟昆惊恐地跑到我跟前：“刘司令叫我？”

“趴下，我要骑驴。”我手往脚下一指，苟昆就哆哆嗦嗦趴在指定的位置，我一跨腿骑在他背上。

“驾、驾！”苟昆随着我吆喝的节奏，流着眼泪往前爬着，我的“士兵”们在一旁哄笑助威。他们的“鼓劲儿”，让我更加兴奋。

“快点！”我抡起右手的柳条抽在苟昆的屁股上。

“哇……。”他人趴倒在地，忍不住哭出声来，把我闪了个倒栽葱。

“闭上你的臭嘴。”我恼了，站起来抡起柳条又狠狠抽了他两下。

苟昆双肩抽搐的一抖一抖的，哭

声憋了回去，眼睛却瞪得溜圆，小拳头握得紧紧的。

“你想造反吗？”他这模样让我心里有些发慌。

苟昆眼睛的光瞬间暗淡下来，慢慢闭上，小拳头松开了……

这样的恶作剧时常上演。

记得小学二年级开学时，老师让学生自己写作业本的封面，要求格式是，学课名横写，姓名竖写。我和苟昆是同桌，看他歪歪扭扭把名字写在作业本上时，就夸张的大声念出：“苟日比。”

全班学生哄笑。

“刘德，站起来！”老师敲黑板。

“老师，他就是这么写的，不信你看看。”

老师走下讲台，看了强忍住笑。原来，他把昆字写分家了。

苟昆当时臊得趴在桌上。从此，这不雅的绰号在我的带领下就叫响了。那时候，除老师和女同学还叫他苟昆外，男同学们在我的“严令”下，都得叫这绰号。苟昆呢，因成分不好只好逆来顺受，如有不满的表情被我看到，就会招来更加严厉的报复。后来，不堪受辱的他没读完四年级就辍学回家了。没了苟昆，我也觉得这书读得没了兴趣，就千方百计地调皮捣蛋，不

久，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了。

回到村里，我对苟昆的欺负继续演绎，用他绰号的谐音随意组合，变着法儿地埋汰他。在生产队劳动时，我比队长还霸道，什么掏大粪呀，放夜牛呀的脏活累活都熊着让他去干，苟昆只是默默忍受，从来不敢反抗……

转眼过去了好多年。包产到户后，苟昆好像一夜就翻了身，他不但娶了妻，盖了房，手头有了存款，还率先买了辆农用三轮车，成了村里最富的人，而我还是光棍一条。这变化好像一眨眼就来了，我虽然不服，但没了底气，骨头就软了，见到他时，总觉得矮了半头，先前的跋扈自然收敛，人前人后不再叫他的绰号。

“苟昆，吃饭了！”每次见面，我总是放下身段先打招呼。

“吃了。”他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说完低头就走。

我的热脸一次又一次贴在冷屁股上，失落感也一次强烈一次。看来，这隔阂怕是一辈子也化解不开了。

谁知，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让局面有了转机。

那年，我喝酒耍彪，醉了一天一夜，醒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用了好多土办法也无法止住，吓坏了家人。老妈急得直哭，老爸套上马车就要往医院送，可家里距医院有二十多里山路，赶马车需要两个多小时。家人这么一折腾，我又惊又怕，心想，这小命恐怕要扔在马车上了……

就在这时，一阵三轮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苟昆来了。他把三轮车停在院门口，边往院里跑边对我父亲说：“刘叔，我去送刘德，这胃出血要赶时间，多去些人，输血时好好血型。”苟昆遇事不慌，三言两语抓住了要害，俨然一副主人姿态。

三轮车拉着十几个人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乡医院。因送的及时，我的胃出血止住了。正如苟昆所料，我因出血过多，几近休克，如不输血，恐怕还是活不成。更要命的是，我的血型是非常罕见的熊猫血，县乡医院都没有储备，唯独苟昆对上了血型。

怎么会这样？听到这消息我有些绝望，一着急昏了过去……

父母更是急了眼，他们知道我俩的关系，害怕苟昆不愿意给我输血，就双双跪在他跟前。苟昆也急了，弯腰把他们扶起：“二老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这不是折我的阳寿吗，遇到这事儿，谁能见死不救？”

八百毫升的血，是救我命的底线，而对一个献血者，却是极限。苟昆不顾医生告诫，血刚抽完就晕了过去

……

有了苟昆的血，我活了过来。

痊愈后，为了感激苟昆的救命之恩，我三番五次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那天终于如了愿。酒桌上，痊愈不久的我动了真感情，借着酒劲把感动和忏悔一股脑表达出来……

苟昆有些许传染，却没动声色。他时而沉思，时而拉着我的手，像是安慰。

“……要说前几年，我真的恨你，这两年我想明白了，那时挨欺负都是孩子间寻开心、找刺激。就说你吧，那调皮劲儿要是用在学习上，现在肯定比我强。唉！咱们都是受害者。”

我似乎听懂了苟昆的话，又没全懂。

“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事儿不说了。”苟昆摆摆手，似乎向所有的过去告别。

“俩爹俩妈，这血型咋就对上了呢？没准人家是哥俩……”没过多久，村里的妇女就扯出闲话。

看来，苟昆我俩的事儿还没结束。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活过了九代人开枝散叶都去了南北东西只有在腊月里才能 在祖先的坟前短暂相聚点上一炷香诉说一下生活的欢乐和艰辛一张张面孔在眉目间碰撞

八路诗二首

感恩

热气腾腾的土鸡端上来黄亮亮的油和香喷喷的味色诱着我的味觉锅里的土菜还在叫喊挣扎着走向餐桌一杯土酒放到杯子里弥漫开来的情绪像一层浓重的雾恍然我的先人们就在这雾里抡动着锄锄已然汗流如雨

老村里遗留下来的人都是坚定的人它们在阳光下抡动着锄锄像我的先人们一样依然挥汗如雨

我羡慕这些坚定的人他们知道感恩感恩这片贫瘠的土地感恩先人们用生命捍卫过的领地

我也想 做坚定的人但是却身不由己

光阴

流水洗刷着河里的石头蜗牛在沙滩上爬行飞机在天上作画青草刚好冒头

一叶绿茶在杯子里打转一行大雁捎来口信一棵古树轰然卧倒一垄禾苗恣意生长

指尖上划过的飞絮皱纹里隐藏的尘垢眸子中渐远的背影思想间跳跃的音符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追不上宇宙成长的速度

还是挥舞球拍吧把你变成一道银色的弧线还是按动快门吧让你在吱吱声中定格

我们的躯体 会由青涩变得腐朽 坚信我们的灵魂 会一直追随着你漫游

的手！就听一个苍老声音低低地说：柱子她娘，别害怕，是我。我忘了告诉你，南院墙脚下，我埋了一个坛子，里面有一摊子大钱……

玉荣醒了，这是老头子没了的头七日子，玉荣想起这个梦，说不出啥滋味，她惶惶的起来，简单梳洗一下，准备饭菜，亲戚们要开烧头七呢。

忽然想起那个梦，玉荣晚上趁着没人，偷偷去那个墙角一挖，果然！

杏花源记

某日，李武携妻子误闯入一处杏花源，但见杏花满坡，芳香阵阵。蜂飞蝶舞花海，人们劳作在杏树下，耕地里。麦苗青青，人欢马叫，好一派盛世田园图。山下，一排排木楼干净整齐，院子里花草繁茂，鸡鸭追逐欢叫。孩童骑着竹竿撑着木质大刀嬉闹。

问之，答曰不知有奥巴马、萨其马、巴拿马，也不知特朗普、欧盟、航空母舰，更不知购房、贷款、转基因、学区房、污染食品。他们只是自给自足过着原始一样的生活，和平相处，共同劳作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李武夫妻大惊，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世外桃源？李武趁着他俩不注意，偷偷拍了很多照片。暗暗记下地址。参观完，村民送出李武夫妻，就觉迷迷糊糊走出一个水帘洞，再回首，不见来时路。心下惊异。

回市里，每每回想，恍如梦。工作压力大，还房贷力不从心。李武就想搬到杏花源去，查那个方位，未见有“杏花源”字样，导航，也无济于事。难道是假的？李武想起拍的那些照片，照片不能是假的吧？翻出手机，查看，就见那些图片，早已模糊一片，啥也看不清楚……

英魂在这里

■闫文华

风袭来一缕清香
格桑花开啦！
我知道英魂还在这里
这花的种子是星火，在黎明前被撒在贡格尔草原
花语是一群 人追索的誓言
一种崇尚让阳光揉进花蕊

怀着纯粹的愿望，他们同镰刀，斧头达成协议
牵起蒙古马的顽强
踏上西拉沐沦河波涛
在黄岗峰上取柴
点亮达里湖畔上篝火
在烽火硝烟中搏击……

经刀枪砍过的乱世
就有无法形容的恶魔
用铁丝穿透肩胛骨
掙马脖子上拖出山口
遗体塞进格类河冰窟窿内
秦荣政委呀！你刚二十三岁……
而你的灵魂不曾枯萎！

青春，金子一样珍贵
倒向大青山绝壁
那铁的意志就此生根
殷红的血浆淌进散包河
成为永远的不冻水
那流泪的故事，在阿斯哈图石书里封存

哦！最可敬的人
你们的名字渗进泥土
芝瑞，赵芝瑞……
书生，潘书生……
每人叫一声便增十分力气
千万人在呼唤烈士
就不会丢掉英魂！



红交嘴雀 摄影 赵国君

迟占勇闪小说三题

裸

洗个澡真难，澡池子人多，下饺子一般，没法再挤进去。人少了，只剩一点池底子脏的像黑粥样的水，他也皱着眉进去了。

出来，光着身子，他忽然发现不知何时到了办公室，一屋子人，男的女的，他都和大家说了半天话了，才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害羞啊，找衣服又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还死活穿不上！不是裤腿伸不进去，就是上衣套在头上翻不下来。他感觉大家并不是太在意他的窘态，似乎没人注意到他的赤裸。

他急醒了。

经常梦到裸体在公众场合，他跟妻子说了，妻子说，你整天裸睡，当然做梦容易光着！哈哈。

真的么？他确实经常裸睡，穿着个裤头都觉得不得劲。

这次，他穿着裤头睡了。梦又开始了，他真的穿着衣服体面地和同事见面了，可是，说着说着，他忽然发现在大众面前又在光着身子！啥时脱的衣服？他又急又气，又醒了过来。发现，不知啥时，他的裤头又褪下去了！

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和他很好的一个哥们，欲言又止的样子，后来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你，晚上做梦光屁股不？我这很久了，做梦光着屁股，那么多人，难堪啊，哈哈。

原来也有这样的人！一问，他也爱裸睡！再到单位，他就觉得同事们都有些异样的眼光，尤其是女同事，眼神更是怪怪的。莫不成，她们也做梦，看到我的光屁股样？他开始坐卧不安起来……

密码

他常常做梦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次，他又迷路了，和往常一样，打手机，根本打不出去。他渴望还如往常一样，听到亲人呼喊，他就能顺着声音回来。可是，他听到的声音，是亲人们的哭声！他想喊，我这就回来。可是，好像有人牵着他往前走，他忽然知道，回不去了！

他记得，母亲讲过，人死了，要等到给他送盘缠时才知道。那么，这是为我送盘缠了？他听到，那哭声最响的是他的妻子，那声音最稚嫩的是他的儿子；妻子年轻，儿子也小呢。这该死的病，恨自己始终不当回事儿，觉得年轻，都能扛过去！

他看见那飘扬的纸灰，变成钞票飞舞，他知道，这是他到那个世界要用的，他弯腰去捡。他泪眼朦胧，看不清地上的纸钞，不甘啊不甘，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孩子还要他抚养，年迈的父母也需要他赡养……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惊出一身冷汗，密码！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是那一个密码，就他一人知道！急中生智，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想，妻子会发现的，会的……

送殡回来，尽管伤心欲绝，但该处理的后事还需要处理，妻子强打精神忙活着，她打开存折时，一下子懵了！密码！东屋里，妹妹和儿子说话，就听儿子说，我看见爸爸那天弯腰捡钱呢。这是老一代的传说，只有七岁内的孩子才能看见送盘缠时死者的影子。妻子在这屋听了，一阵心酸……就听儿子又说，我看见爸爸拿着树枝在火堆里使劲地画了几个字……

妻子忽然想起什么，快速奔向村口，那里，还有灰烬，她赶快扒拉开余灰，就发现几个数字！

他爸……他爸啊……

拽

老公公九十岁那年冬天，没了。

老公公能活，在他们这个家族，是活的最长的了。

十年前，老公公就瘫倒炕上，是玉荣这个儿媳端屎端尿，伺候了十年！

虽是喜丧，但毕竟是人走了，玉荣伤心，忙里忙外招待前来吊孝的亲人，不时地偷偷擦眼泪。还要陪刚来的亲人到棺材钱烧纸磕头，哭。每次都是哭得嗓子发哑。

大儿媳耻笑：一个儿媳，那么痛哭，让人笑话。

小儿媳说：哭啥？哭钱呢！老头子每月2000多……

这样的冷言冷语经常听到，玉荣并不在乎，人在做，天在看呢。

晚上，做法事，亲人们挨个三拜九叩，转桌子。

小儿媳脸色铁青连滚带爬闯到里屋来：可了不得啦！

咋了？老婆婆问。

我抱柴火经过东门口，有人拽我裤脚！该不是老头子拉我吧？

众人听了，掩口笑。没有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小儿媳喊：二嫂子，你快去报柴火吧，我可是不敢啦！

玉荣想，疑神疑鬼，神经！她大着胆子，去东门口抱柴火，故意走了几个来回。估计是道旁那根树杈子刮了她罢了。

不过，玉荣又一次去抱柴火时，她也被拉了一下！玉荣心里一惊：他老婶子说的是真的？瞧一下脚下，没有树杈子，是一只枯瘦如柴颤巍巍